



民國二十八年
十月二日出版

納粹的悲哀

人 琪

小鬍子希特勒，在英法蘇三國談判「即可簽約」又生小枝節的當中，看破了民主集團的弱點；硬把斯大林大哥拉了過去，這樣，英法是「不堪一擊」了，波蘭無異是「囊中物」了，因此「勇敢」地發動了歐戰。如意算盤慢慢地實現，不到一個月的「征討」，莫錫基逃到了羅馬尼亞，華沙旦夕可下。墨索里尼到底是老朋友，坐在高椅子上大喊：「波蘭既已亡國，這一個戲碼(Geiz)應該罷手了！但是「不堪一擊」的英法太不識相，拖着小鬍子的腳骨硬要打下去，希特勒這才有點着慌，想請亡命他國的德籍猶太人在財政商務上幫幫忙，可是這是自打巴掌的舉動，

身為元首，豈不在人民心理上發生不良影響，忙把人民必讀的「聖經」我的奮鬥一東之高閣，但是已經太遲了，「上帝希特勒擁抱「魔鬼」斯太林的活劇，給予民衆的何止是「不良影響」。而且上帝心亂，自然是「魔鬼」便宜，納粹千辛萬苦得來的土地，大半落入布爾希維克之手，「聖經」所規定的東進政策，已成此路不通。「斯大林暗自受用，準備再變把戲，難怪蕭伯納大作幽默：「關於蘇聯行動之消息，均與英國有利，因斯大林已不反對利用希特勒為傀儡，故不失為良好消息。」

建設中的新疆

竺廷瑛節譯

(原名 Peace Comes To Sinkang 載於密勒氏評論報八十九卷第九號)

新疆自民元以來，歷受楊增新金樹人先後壓迫，閭民不堪暴政，起而反抗。後經現任省長盛世才將軍之努力，地方始得平靖，一切建設，也迎頭趕上，現在已成爲抗建中後方重要根據地。爰誌盛將軍之史略及其建設之大概於後：

盛將軍現年四十八歲，生於高爾，(譯音)家貧，賴友人資助，得於民國六年留日，習政治經濟學。將軍熱忱愛國，日提二十

本期目次

- 納粹的悲哀.....人 琪
- 建設中的新疆.....竺廷瑛譯
- 無名隨筆.....阿 卯
- 一個不像日本警察的警察.....馬 留
- 行軍日記(續).....林植基
- 風雨之夜.....疾 電

一條條件時，彼適在日，乃領導僑民，作反日示威之舉。繼且憤而回國，改入廣東韶州軍校。蓋已知將來我國必有因爭獨立與領土完整之一幕戰爭，準備屆時效命疆場也。學成，佐郭松齡。郭知其可深造，乃官費派送入日軍校。在日時，得郭反東北當局之訊，遂回國助之。惜郭即被殺，而事敗。其後將軍設法回日，但已無官費可領，且東北當局，請日本驅逐將軍出境，處境之窘，無以復加。所幸日人素不知以禮貌待我官吏，况欲日人對我內政加以助力，豈可得乎？故將軍仍得在日軍校研讀。畢業後，回國任國民革命北伐軍參謀處主任。

彼時新疆省長金樹人，見省內防務，缺點甚多，亟需聘有軍事學識經驗者，協助以謀改進。經多次之磋商，將軍遂不辭跋涉，遠至新疆。初任參謀職，後升參謀長。不久，哈密事起，將軍任司令官，而為新疆之領袖矣。將軍既有學識經驗，又有忠誠秉賦。即將省內一切問題，予以合理的人道的總解決。彼以為當時新疆環境惡劣，非僅恃戰勝已厭戰的回民所可改進，其徵結則在解除省內各民族之疾苦，及調整彼此矛盾的意志。如是非可冀其聯合而為全省建設而努力。乃於回民降服後，即行公佈八大政策，期得永久的和平建設：(1)各民族一律平等。(2)

信教自由。(3)切實救濟因戰事而受損失之農民。(4)整理並穩定全省財政。(5)調整各政府機關之關聯，並澄清吏治。(6)提倡教育。(7)切實推行地方自治。(8)澈底改革司法機關。此八大政策，又以六大基本政綱充實之，所以示新省之現行內政外交方針：(1)反對帝國主義。(2)繼續維持與蘇聯友好關係。(3)省內各族一律平等。(4)履行忠誠與節儉二美德。(5)和平。(6)建設。現在國內各省，實施如此廣大且遠謀的

政策的，實不多見。且新省障礙特多，人民落伍，而無知識，強隣伺隙獲利，如英國之欲南部獨立，使與印度合併，日本之誘東部脫離新省，今英雖失敗而日之詭計至今未已，內外環境之惡劣鮮有其匹！然今日之新疆，已無七年前回民反叛時之背景：現在並無苛稅，民族間不平等，以及腐化官吏等之存在。新疆斷無解體和內戰的恐怖，蓋經盛世才將軍七年之努力，現在成為後方建設之一重要根據地矣。

○ .. ○
○ .. 無 .. ○
○ .. ○
○ .. 名 .. ○
○ .. ○
○ .. 隨 .. ○
○ .. ○
○ .. 筆 .. ○
○ .. ○

阿卯

(一)
從筆記小說上看到兩則故事：

明時有某大員出巡城外，過一刻字店，大員吩咐左右呼那刻字店的老板來，自己的轎子却很快的去了。過了三天，中軍押一人跪階下請示，大員看了半天，想不起來。中

，坐轎出巡，看見衛兵扶轎轎的兩手，凍得緋紅，一時動了憐惜之念，便說了一聲「去手」，不料衛兵錯會其意，馬上拿出佩刀，把自己的手斬去，待年羹堯喝止，已來不及了。

此其二。

軍說是刻字店的老板，他才恍然記起道：「沒有什麼，你那招牌上的字筆畫錯了，回去改了吧。」他這一吩咐，那刻字店老板坐了

這兩個故事，很可以看出專制時代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兩方的情形。但故事的含義却略有不同：

三天牢，蕩了半家產業。
此其一。

清朝年羹堯將軍，軍令很嚴，某年冬天

把刻字店老板捉來，表面看來，那手下人是奉公守法，實際却是狐假虎威。大員是否有

不問底細，可以隨意捉人的權力且慢說，而其手下人「抬着鷄毛當令箭」，作威作福的情形，已可於刻字店老板蕩了一半產業中看出。專制時代之所謂奉公守法者，不過如此！

於此我又有些感想：「狐假虎威」與「大王好見，小鬼難當」這兩句話，現在是普遍地流行着，查其實際情形，也確乎如此。所謂小人得志，趾高氣揚，我們有此觀察者，閉目一想，往往作三日嘔。孔子曰：「小人難養，」其然，其豈然乎？

第二個故事所說，也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一幕，但這個故事的性質，與上面一個却迥然不同：年羹堯的「號令森嚴和衛兵的「服從」，可說媲美，那樣的長官，才是真正的長官；那樣的屬下，才是真正的屬下。稱之曰軍人模範故事，誰曰不宜？

(二)

王孝伯說：「名士不須奇才。但使常得無事，痛飲酒，讀離騷，便可稱名士也。」吾將仿其語曰：「愛國不須奇才。但使常得無事，喊口號，寫標語，便可算愛國也。」

有許多人或許以為我這話說得太過分，當然我這並不是指全體而言，不過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吧了。另一方面，連喊口號，寫標語都統不上的，何嘗沒有。你若到街上去一觀，便可以看到「做了漢奸孫子不

得好死」，「節省金錢，減少無為浪費」等等辭句不當，別字時見的標語，觸目皆是。照

此看來，能喊口號，寫標語，豈不還是中等者嗎？

一個不像日本警察的警察

馬留

——留日雜憶之一——

日本的警察是以嗅覺靈敏見稱於世的，但有時候卻也難免帶些情感。記者首次渡日之際，在船上就碰到了一個特高係的便衣警吏叫做安部的，他於查問全船乘客身份及赴日目的之後，因為曉得我是新聞記者，就特別跑來和我攀談。

我的服務地的日本領事館，事先早已調查得清清楚楚，有一位同業就因為想隱瞞，給吃了許多意外的虧。不料這在留日學生眼中視為最大不祥物的特高警察，却因此特別光顧到我，我的惴惴自是難免的。

但在接談了一陣之後，倒也覺得別無異樣；相反地，有許多方面，却是異常的可親。於是我就大大地起來。

起初我覺得很麻煩，因為在未離國境之前，許多友人都曾警告我，叫我不必給他們知道自己是從事於新聞事業的。但我却覺得故意隱瞞的不妥當，而且自己又不曾負有絲毫政治的使命，所以在護照上都直截地照實寫了。（實際上要隱瞞也無從隱瞞，因為在

他的中國話講得很不錯，最先他好意地指示我許多上岸時必須注意之點，然後話題慢慢地轉到各自的興趣上去。他說他愛好文學，但當前日本的文學却是例外，因為他是這樣「陰沉」和「無物」。他說到托爾斯泰，

說到柴霍甫，說到高爾基，甚至還說到中國的魯迅；在這裏，我覺得他在文學上的素養是不大壞的。

船慢慢地接近瀨戶海了，他告訴我這是日本風景最美麗的內海，順便還另外地講了許多當地的神話。在碧波盪漾中，無數的白鷗追趕在我們的後面，有時，她們以疾速的飛掠，衝過船上的煙囪，接着，又輕盈地把身體一側，飛遠了。

第二天，我因為想趁着早上的日光遠望富士，所以一清早就起來。在甲板上，我又遇到了安部。那時，他正在和兩個日本乘客的孩子逗着玩，接着我們又談了起來。

「日本，在貴國人看來，應當是可怕的吧！」當他提出這突然的問話的時候，我覺得有幾分愕然。

「但其實，原來的日本卻不是這樣的，那你只要到了神戶就可知道……我們民衆的大多數，原是不以貴國為敵人的呵！」

說到這裏，他突然 翻了起來，看看海的遠方，又看看我，似乎想從我的臉上尋找出某種反應的表徵來。

我因為不明他的來意，覺得有無限的驚

奇和疑懼。為了避免麻煩，我祇是淡淡地立着，不作絲毫關心的表示。

「日本從苦鬥中出來，前途本來是無限的；但不幸在中途走上了狹斜的路，這就顯得危險了。——你不知道，東京現在正醞釀着一種政變呢！」

「你指的政變究竟是怎樣一回事？」我禁不住問了這麼的一句。

「不用說，那是『法西斯』啊！」他蹙額地說。

因為早餐的鑼聲已響，我不得不離開他，跑到充溢着「味噌」臭氣的餐室去。

在早餐時間內，我順帶把談話的經過和幾個朋友談談，他們也都覺得驚奇，但都異口同聲地說，「你得提防上他的當！」

接着一天多，我警戒着自己，使不再無端地碰到他。

最後，船在神戶並了岸，我們和許多華僑聚立在甲板上，聽候警察再度的詢問。——詢問的程序是：日本人最先，西洋人次之，朝鮮台灣人再次之，中國人最後！——

許多人上去了，許多人則因費用帶得不

邊。

好容易輪流到我，訊問的警察仔細地注視了一下護照，忽然眯着眼睛，在護照上草率地寫了一行莫名其妙的東西：

「××日報，抗日！」

雖然「抗日」兩字，一時想不到究竟是什麼意思，但在我的直覺上，卻總覺得有些不妙，因為那傢伙的態度是這麼的陰險和囂張。

正在疑難中，安部來了。他向我點了一下頭，接着就用日文和那訊問的警察談了幾句，一張入增許可證就很快地交到我的手中來。那時候我的感激真是無限的。

就這樣，我平安地到了東京。

在東京的兩年中，我因為終日把自己閉居在學校的圖書館裏，所以不曾受到特高係的過分的麻煩。——雖然也有一二次，我的寓所曾經蒙到他們的「拜訪」，但那是例行公事，不值得十分重視。

直到七七事變後幾天，東京的空氣沉悶得像一堆將發未發的火；每一個留日學生的背後，幾乎隨時有一兩個特高係的警察跟隨着。我的寓所，就常常受到他們特別的光顧

有時，甚至一天才幾次。

有一天晚上，突然來了別已兩年的安部，那樣子的銷沉和我第一次見到時完全變了樣。

寒暄了片刻之後，他就興奮地說：

「我已辭去了職務！」

「什麼！」我帶着萬分愕然的情緒喊出了這一聲。

「日本的警察不是人幹的！」他直截了當地答。

我在疑信參半中，看了他那痛苦的陰暗的嘴角的表情，也就釋然了。

後來我們的談鋒轉入了時局，他就滔滔地敘述日本的企圖與罪惡，有許多話，簡直令人不能置信。那是一個日本人所敢于直說的。

不久，我終於離開東京，回到業已登記抗戰大轟的祖國懷抱來。

在將離東京的晚上，安部跑來送我，我們熱烈地拉着手。最後，他興奮地說：

「希望你健康，希望貴國更健康！我們原是一樣的弟兄呵！」

回到上海，我因為病，曾經在附近鄉下住了十幾天，等健康恢復，重新回到上海的

時候，在我的寓所裏，看到一封從東京發來的信。那是一個知己的日本同學寫來的。

劈頭第一句，他就告訴我：「你那位奇怪的朋友安部，因為某種嫌疑，在你走後的第三天，終於被帝都憲兵部隊逮捕了！」

這在當時的我無異是一個晴天的霹靂，

但是。作為日本警察的安部的形骸，卻在我的印象之中突然長大了起來。

原來，在法西軍閥們的宰制下，這樣一個帶有幾分高尚的理想和優美的感情的警察，也是不容存在的啊！

——九，十九，大雨之夜，鄂西。

行軍日記

林基植

(續)

「開始行軍」從長沙徒步到常德

一月十八日，這陽光普照的孟冬，清晨六時，營長集全體訓話：「奉 陳教育長轉 校長令，本校學生西遷一律步行，並須於行軍中作戰地一切準備，以爲學生實習。……本營奉令今日先行出發步行，目的地常德，沿途已由副官擇定各段宿營地。……」同時宣佈了部置輜重和其他一切規定。於是總值星官一個口令「向右轉，成行進縱隊齊步走！」在軍號激揚，步伐整齊中，辭別了

嶽麓山循公路向西行走。湖南公路比江西堅實而且寬大，可惜兩旁並沒有樹木。附近鄉村瓦房很少，究竟不若沿海繁華，但是人民都很勤儉，沒有浮囂氣，這是一個好現象。離長沙五里後即改變隊形，分成兩行，默默地兩旁行進，除了脚步声和校官的坐騎長嘶一兩聲外，是非常沉寂。行了二十餘里，在巴巴嶺休息飲水。這初次行軍，還不見得十分累，可是聽號音再前進時，慢慢的却感到兩個肩膀的負擔愈加沉重，但是誰也不叫

一聲「吃不消」。下午四時在饑疲的交迫下，達了宿營地黃泥舖，在民房內鋪上稻草，算是我們的安樂窩。吃了飯，洗一洗脚，輪着就睡，這甜蜜的夢境恐怕在國際大飯店也難找到。

和衣服了。

二十日，大清早四點半就起床，原來陽光還不見，在黑暗中捆紮行李，伙夫到底受過了訓練，早已靜悄悄的將飯煮好了。吃完飯，眼看着下着大雨，天更不見得亮，沒奈何只得在地上坐着輕輕閒談等雨止。到七點半方才天色開朗，雨也小了，又繼續的出發。行了二十里小休息一次，到四十里時在一個關帝廟內大休息，伙夫們又忙着張羅飯菜，肚中雖然解決了饑餓，可是兩脚却感到疼痛難行，原來足上已走起了小泡，看護兵用針將泡刺破，擠出了水，又鼓着餘勇前行，將到資江旁邊，看看房屋也多起來了，江中的小桅船也很多，可稱得小李邊街。江水非常清潔，沒有像甬江那樣泥沙混雜。過了浮橋就到了湘西一大縣益湯，在指定的豫章小學內宿住。爲了脚痛，跑到附近商舖內買熱水洗脚，但是那處人民都不答應，就是先付了錢也不成，大有與軍人不合作的樣子，後來說明了我們是中央軍校，他們知道中央軍是很守軍紀的，就允許了。從小地方可以看出過去地方不肖軍人對人民的不良影響。軍民合作似乎應該以整肅軍紀做起，同時担任

抗戰小叢書之一

抗戰兒歌選

——本會最近出版——

精選兒歌三十首，意味深長，文字流利，是小朋友最好的課外讀物，各小學採作國語科補充教材，亦極相宜。歡迎電批，一次購滿五十份者，八折計算。並免收寄費。

精美裝訂一冊 定價五分

(外埠郵購寄費另加)

函購處：

寧波湖西警工路二號本會文化組

門售處：

甯波鼓樓前西大路生生書店

爲下雨後有些泥濘難走。夜間我担任了二小時的守衛，在潮風凜烈下，反比行軍還難受，因爲實在想閉眼睡覺。好容易交了班，就

出過去地方不肖軍人對人民的不良影響。軍民合作似乎應該以整肅軍紀做起，同時担任

隆冬天氣實在十分寒冷，一夜大雪已積了一尺多厚，眼望一片水銀世界實在好看，以一般廣東同學從來沒有看見過雪的美麗可愛，都興奮地也上去玩。對比好景，在文學史

裏或許會一時興起一個賞雪雅會，幾杯酒，幾個知己，來兩句歪詩，但是軍人生活就不同了，雖然營長傳令今日在此休息一天，可是也沒有什麼雅興的來這麼一套。除了整理內務擦槍之外，到街上逛了一逛，益陽的市況，與奉化差不多，可是街上很污穢，我們覺得在外面沒有味，就回到豫章小學裏來休養，預備明天跑路時多些勁。

二十二日，雪已經止了，大家又忙着整理行李，在七時踏上未消的積雪，又開始了長征。朔風雖然利害，但是我們有的是暖和的棉襖包圍着熱的心，反而乘着順風而更加快捷地朝目的地猛進。公路上的汽車輪印子很多，突然迎面來了一條長蛇似的新式機械化部隊，兩輪機車在我們中間風馳電掣的擦過。「哈！老王！他們開到前方去的吧？」張這樣向着前面的另一位同學問，「大概是吧！我們和他們走着相反的路呀！」老王有些感慨了。孫就接上說：「咱們學完了還不是一樣的各人駕着飛機快艇戰車上前線殺倭子嗎？不過時間問題而已，何必發什麼鳥牢騷！」孫大個子是最樂觀最積極的一個人，於是我們大家都拍手擁護，使這寂寞道上暫時添

加了些活潑生氣。在只有十幾家的小村上歇下來，這是我們宿營地種家橋。

二十三日，照常的起床出發，因為今天第一段行軍最後一天，到了常德以後要相當時間的住紮，靜候總部的命令再定行止，所以每個人都格外的興奮，精神也格外的飽滿。天公也很奇怪，陽光普照着地面，積雪早已消融，我們的步子似乎非常輕鬆。但是路旁還是一樣的荒涼，因為湘西本來是不大發達，看慣了沿海都市的我們尤其有些悵悵

然。六天行程中算今天最短，只有四十多里，一個小休息後，常德城市在望了。到長常汽車站上，在沅江的旁邊，前站同學已在迎接，行李輪重一船船的過了沅江，目的地常德到了。這裏是湘西第一大城，很繁華，可是馬路還未改築，除了押行李的同學外，大隊整齊地開到了宿營地涵粹女學，舖稻草，打掃營房，忙着分配安置鋪位，洗滌污衣，清潔內務，這樣收拾好了我們暫住的地方了。

(完)



青年園地

風雨之夜

疾電

天空黑得像被漆蒙住一般，地上溼着點點的細雨，秋夜的涼風吹來使人感到一點寒意了。蟋蟀已不像從前那樣地叫得起勁，只是發着最後的嘆息，在淒清的空氣中振蕩，

湊成了這個淒涼的秋夜。

在SK醫院三號特等病房的牀上，睡着了一個受重傷的少校營長高偉國。他是在一天前被送到這裏來的，第二天尚能說話呼痛，

至今天熱度高漲呼吸急促，已陷入昏迷的狀態了。他週身蒙着白被單，只露出頭上的黑髮在外。牀前立着二個僕業的女郎，其中一個較小的並不是院裏的看護，乃是營長唯一的妹妹。

「密司張，你看我哥哥今天怎麼樣了？」她哭喪臉，咬着嘴唇，睜着二隻大而神的眼望着那看護，好像無限的希望，全在那看護的答覆中。

「高小姐，在今天看來，令兄顯然是更不行了。」那看護搖着頭，輕輕地說。這句話刺入她的耳裏後，她是感到失望了，向那看護望着的二隻大眼，頓時下垂，注視到露出在白被單外的黑髮。

室內開始沉寂了，惟有放在牀前的小檯鐘是徐不疾有節奏地「叱叱叱」的響着。

她轉眼望着靠近走廊的玻璃上漆有白漆的門，突然從這被白漆蒙得半透明的玻璃，隱約地發現對面走廊上有個黑影，一個可怕的黑影。這黑影摸索着，不見了。片刻的甯靜後，便聽見自己門前的走廊上有不整齊的「搭搭」的脚步聲，接着那可怖的黑影，固定在漆有白漆的玻璃門上了。

「達達，無疑的那個黑影在敲門了。」

(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六七三九號)

「誰！……」那看護問。

「醫生吧？好，請進來。」她立起了身說。

「冷！」玻璃門被推開了，進來的是一個有瘦削的臉，突起的鼻子，放光的眼睛，微開着口用雙手捧住包紮着繃帶的左腿膝蓋的少年軍官。

「阿呀！民弟，你怎麼樣了？你的傷雖然較國哥略輕，然而也很重呵！醫生不是對你說，叫你好好的息養，不然便有無腿的危險嗎？現在你竟從對面三十六號的病房走到這裏來，實足有三十碼路，你的腿不是又要受影響了嗎？」她兒進來的不是醫生，而是她受傷的愛弟，便忍不住含着淚哀傷地說，好像慈母在責備她心愛的孩子一般。

「什麼？淑姐，你不允許我看我受傷的哥哥嗎？他是民族的戰士，他是全營人仰的人，難道你不容我來想問他嗎？」在X役被炸傷膝蓋的高偉民連長，（高偉國的兄弟）裝出冷靜的態度回答，然而聲音裏已帶有悽愴的調子，

「不是呀！民弟，我是恐怕你的腿要受影響呀！」她驚奇地望着他，心中却這樣地想：「民弟的性情，本來溫柔得像一只羔羊

，為什麼現在竟變成這樣粗暴了呢？」

「爲了我熱愛的國哥，我甯願鉅腿。」他的臉上，起了一陣苦痛的痙攣。

「好，民弟，不要說了，快到沙發上去坐坐吧！」她深恐她的弟弟久立於腿有害，便愛憐地指着牀前沙發說，長睫毛蓋着的大眼睛，露出無限的溫柔。

「是！淑姐，今日國哥怎麼樣了？」他在沙發上坐下，抬起頭來問。

「國哥今天更不行了，單說他的體溫，他大大地增高了。」她痛楚地說：「在今天他還沒有說過一句話呢！」她忍不住滾下晶瑩的淚珠。

「呵！……」他心窩中已着了一枝失望的利箭。

「小姐，可否把被單揭去，讓我看哥哥的臉孔？」他向立在牀前的看護，悄悄地问。

「可以，」那看護把被單揭去一角說：「你看好後，請依舊把他蓋上，現在我有別的事去了。」說着，開了門，迅速得像兔子鑽他隱似的出去了。

「阿呀！我的國哥，一天的不見，你竟變成這個樣子了。」他見了他哥哥紅腫的臉龐，變不住慘叫出來。

(待續)